

大家好,《新阅读》今天与您见面了。时代正在疾行,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急剧嬗变,文字也在借势起舞。追怀,莫若追赶。向着峰崖的陡峭处尽力攀援,才能与激越的变奏、激荡的内心合拍。

《新阅读》试图提供全新的阅读质感,欢迎有新意、敢主张、不拘一格的实验性文本。我们希望在燧石敲打火光中望见你。即使刹那光焰,亦如恒星。投稿邮箱:qlwbxyd@sina.com

□黄廷付(农民工)

说起来惭愧,我去年失业两次。第一次失业,正好赶上6·18,我跟着工友走进百秋物流的仓库做临时工。第二次失业则赶上“双11”,我直接联系上次那个劳务,又去了百秋仓库做临时工。

劳务的微信名叫五阿哥,他看到我,笑着朝我打招呼,“老黄,你这边来,和他们几个一组,等下去二楼分拣货物。”五阿哥看人到齐了,从车里拉出一麻袋面包,“每人拿几个面包当夜宵,等候领导安排。”

五阿哥给我一件红色的马甲,我穿上马甲,和许多临时工一起在那里排队,等待仓库主管去领人。临时工大致是三家劳务公司的,因为我们穿的马甲有三种颜色,有一种蓝色马甲,一种绿色马甲,还有一种就是我穿的红色马甲。仓库主管来领人的时候,通常会同时照顾三家劳务公司,各自选一些人。

我跟着他们进入指定的岗位,工作就是从流水线上取下货物,在分拣机上扫描,看起来挺简单。我们那条线有近二十个分拣员,我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上。五阿哥告诉我,如何操作,如何注意安全,不能触碰到传送带等等。

我站在那个狭小的岗位上,四处张望,大家开始忙碌起来了,耳边都是分拣机扫描的声音。我开始挥动双臂分拣货物,那些都是包装好的快递,其中有不少是书。我趁着他们喝水的时候,偷偷地看了一下手机,才九点多,我的腿已经快不是我的了,我从来没有一次性站这么久,而且不停地干活,我的胳膊很痛,腰也酸痛了。

这时候,领班拿着大喇叭喊起来,“快点干,别磨叽了!”我前面的分拣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,她朝我笑了笑,问我分拣多少了,我看了一下电脑,4000多件,她说她5000多件,她还说不用理那个领班,领班每天都是这个样子,你干得再快,他都会喊的。她虽然这么说,但我分明看到她加快了速度,不得已,我也忍住身上各处的酸痛,使劲挥动着双臂。

终于,在接近零点的时候,领班说休息一下。我跟着他们离开了岗位,因为我没带水杯,嗓子干得很,便跑到保安室旁边的自动售货机,刷脸支付,买了一瓶饮料返回岗位。此时工友都坐在自己的工作台上看手机,我也掏出手机拍了个视频,发给妻。妻在纺织厂上夜班,她很快就回复了,问我累不累,我不累。

凌晨三点半,我们那条线上的货物全部分拣完毕,我看了一下电脑,我分拣了9522件快递,估计他们都在一万件以上,这样算下来,我们夜班扫描的快递就有二十万件啊!

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刚从二楼下来,迎面碰到五阿哥,他笑着问我,“老黄,明天还能来吗?”我迟疑了一下,强颜欢笑对他说:来!

第二天上午9点,我准时赶到百秋物流公司,这次我被分到9号仓库。9号仓库是退货部,我之前是在货架上拣货,现在则要收货。刚开始,我跟在一个叫美丽的年轻女孩后面干活,我的工作协助她,把收来的退货分类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真名,只知道她的性格很开朗,说话很随和,快递员喊她美丽,她笑着答应,我便以为她的名字叫美丽。她经常和那些送货的快递员开玩笑,如果玩笑开大了,她也会爆粗口,直到对方偃旗息鼓、甘拜下风为止。

美丽虽然大大咧咧,但对我一直很客气,她经常喊我,“大哥,来货了。”“大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我在百秋做临时工



哥,接住。”“大哥,不错哟。”

我和她熟了之后,聊天也多了起来,此时我才知道美丽是长期临时工,就是介于正式工和我们这种临时工之间的一个工种,待遇比正式工差一些,比临时工要高一些。美丽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开心,28岁的她之前有过一段婚姻,她每次提到之前的婚姻,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,剩下的都是忧伤。不过提到当下的生活,她就非常乐观了。我听说她又找到一个男朋友,已经在谈婚论嫁的阶段。

其实9号仓库也不大,只有一台收货机,十几台电脑,七八个正式工,再加上五六个临时工。一个部门能做到其乐融融,绝对离不开主管的大度,如果主管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,或者看上去不怒自威的人,那么大家也只能低着头,按部就班地工作。9号仓库或许和其他仓库的区别就在于这个仓库够小,在收货的门口说话,最里面的人都能听到,也会搭上话,或许这就是快乐的根源所在。

我上班第一天,总共收了5000多件退货。我后来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步数,在那不到10平方米的地方走了2万多步。晚上下班回到出租房,已经快10点了,我感觉浑身上下酸痛,睡觉的时候还在犹豫着第二天要不要休息一下,但是等到早晨闹钟响的时候,我又爬起来,去了9号仓库。

两天之后,在美丽的指导下,我已经可以单独收货了。美丽则被主管调去检验衣服,从那以后到我离开百秋,我一直顶替美丽的位置,在那里负责收货。收货的时候,如果来不及,我就会喊一声,“老乡,来货了,快来帮忙。”那几个临时工很快就跑过来了。

自从负责收货之后,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在收货机的两边把托盘摆好,总共有十多个,有抖音、天猫的,有MCM、Pinko、Kenzo、Maje、Sandro,还有几个品种,我已经记不起来了。

收完一家货之后,我还要把那些无原件和到付的物品分一下,主要是把衣服和包分开,分别送给处理问题的人。刚开始我也不太懂,后来在主管的指导下我才知道,MCM是包,其他的都是衣服。

我每次收货的时候先看面单上是什么物品,然后再大声念出来,老乡根据我念出来的物品直接送到指定的托

盘上。抖音和天猫是比较容易区分出来的,MCM有时候标得不清楚,他们直接在面单上写王晓晨,后来我也不再说MCM,而是直接念出王晓晨,起初我们也不知道王晓晨是谁,但每次念出王晓晨的时候,都会不由自主地笑,好像王晓晨成了商品的名字。有一次喊的声音大了一些,被一条过道之隔的10号仓库的人听到了,他们冲着办公区喊:“主管,9号仓库有人找你。”我们此时才知道原来王晓晨是10号库的主管,后来我们在念到王晓晨的时候,依然会笑,但是声音小了些。

关于那个Pinko,我们也给它取了不少名字,刚开始是美丽取的名字,叫瓶口。快递员送货的时候,经常会笑着冲美丽喊:“瓶口,快来帮忙。”后来我取了一个名字叫苹果,一直用着。如果那个快递大就叫大苹果,反之则叫小苹果。Kenzo通常被大家念成肯走,美丽说标准音叫啃手,我直接把它念成了肯总,后来老乡为了方便,给它取名老K。

衣服的快递堆起来很方便,因为他们的大小都差不多。但是那些包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,因为有的包大,有的包小。如果堆不好,还容易倒塌,造成二次返工。顺丰快递是9号仓库的大客户,不过顺丰快递虽然每次送的货多,但是他们来的人也多,办事效率确实高。所以每次顺丰快递过来的时候,我们都会严阵以待,尽可能提前腾出空间。

我对丹鸟快递印象比较深,那是一对夫妻搭档。忙的时候,男人开车送货,女人开三轮车送货。有几次女人开着三轮车到9号仓库门口,我看到她打开三轮车门的时候,里面居然坐着一个小女孩,那个小女孩大概只有三岁,挺可爱的,她帮妈妈拿快递。但是她妈妈把货物全部搬到仓库门口,上来扫码的时候,又会担心女儿从三轮车上摔下来,因为她的女儿挺调皮的。这时候她就会让我吓唬一下她的女儿,她说:“我说的话她不听,如果你让她坐那里,她就会坐在那里了。”我刚开始看小女孩挺可爱,不好意思吓唬她,但是听女人如此说,我才板起面孔,对小女孩说:“小朋友,你坐那里不要动,要不然我就下去把你抓上来。”她听了我的话,真的乖乖地坐在车厢里了。

老乡说,“你板着脸的样子挺凶的,在家里肯定是一个严父。”听了她的话,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,他们也笑了。

□葛小明

小区广场南侧,有几棵柿树,深秋时节金灿灿的,惹得路人垂涎不已。但是他们克制,一次次缩回伸出的手,只在路过时多看上几眼,咽下口水便罢。其实,他们也到达不了柿子所在的位置,那里很高,离天空近,不是垫一垫脚就能触摸到的。柿子分散在不同方位的枝头上,享受着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,它们惬意地影响着周围三五米的世界,让蓝天更蓝一点,让点缀更亮一些,让树下的人影目光更透彻一些,让经过的秋风少一些肃杀之气,诸如此类,这些它们都能做到。每根树枝都指向一个去处,它们不指向天,也不指向地,它们有自己的位置和属性。

柿子从白色的小花到深绿色的果实,过程极其短暂,可能你不经意的两次邂逅,就发现它们已经成年。柿子圆滚滚藏在大叶子中间,与周围的草色一起点缀着六月的广场。人们路过,对它表示了美好的祝愿与期待,希望它在秋天能够结出硕大的果实,能够让草木凋零的深秋充满生机。灰喜鹊路过,对它的身体垂涎三尺,停了很久都没有飞走。甚至它已经想到了先吃哪一棵树上的果实,哪一根树枝上的最好吃。说到偷与窃,灰喜鹊是最擅长的,在广场上,几乎所有口感不错的果子,最终都会进到它们肚子里。它们就像采摘自己家的果园,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,不会有人前来呵斥,更不会有同行来抢夺。

终于,在一个深秋的下午,柿子被几个身穿校服的男孩“打”了下来。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竹竿,随意敲打几下,柿子就零零散散地落了下来,它们就这样莫名地遭受了一顿毒打。落地的时候,柿子遭到了二次迫害,是那种力道很重的摔伤,有些掉在草丛里相对完整,有些撞到大理石地面,粉身碎骨。男孩儿顾不上那么多,匆匆捡起一些,就跑开了。有些柿子落的位置比较隐秘,无人问津,不几天就烂了,灭了。

次日,负责广场日常打理与清洁的黄马甲,遭到了批评与通报。领导找她谈话了,言语不轻不重,只说做事要专注点,柿子是用来观赏的,摘了就没了,广场显得空落落的。于她而言,这也是一件让自己羞愧与自责的事情。

休息的时候,她时常会望一望金灿灿的柿子。那棵树,那些果实,也曾给予她不长不短的喜悦。柿树周围的三千世界里,空旷的广场对周遭的一切灰暗的、单色调的、冷漠的、无情的,放不下的、难以释怀的,都在广场上得到了慰藉。路过的人啊,你是否知道,广场总能用某种方式不动声色地改变着你,请不要再抱怨它平时多么冷酷无情,那个大理石的表面,那些沉默多年的栾树柿树,其实有一颗金灿灿的、火热滚烫的心。

她用了几分钟就释怀了。面对空旷的广场与头顶之上,天空之下残存的柿子,她没有什么可以委屈的。她甚至要感谢这些被赐予的东西,包括每一片落叶,每一粒灰尘,每一点路人不小心跌落的生活垃圾。没有这个广场,就没有她这份退休后的工作,就没有可以顺便接送幼儿园小孙女的机会。想到这里,她掸了掸黄马甲上的灰尘,擦掉了眼角的泪水,起身了。她走进巨大的广场里,背影色调很深,走了很远都还能够看见。

【局域网】

柿子广场